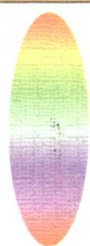


CHAOYUETAIPIPINGYANG

超越太平洋



祁寿华

● 河南人民出版社

CHAO YUE TAI PING YANG CHAO YUE TAI PING YANG CHAO YUE TAI PING YANG CHAO YUE TAI PING YANG

CHAOYUETAIPIPINGYANG





NIU YUE WEN DI NIU YUE WEN DI

祁寿华 ● 河南人民出版社

超越太平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太平洋/祁寿华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9

ISBN 7-215-04501-3

I. 超… II. 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
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909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61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12.00 元

旅美学人祁寿华（曾用笔名祁桦）于1989年春从南京赴美读英文博士学位。1993年毕业后受聘于美国宾州某大学教授英文，现已获终身教职。曾在中国大陆和美国数家期刊和报纸上发表过多篇中、英文作品，包括文学评论、随笔、社会评论、客座专栏和短篇小说等。出版有译著《一双蓝蓝的眼睛》（合译）、《意中人》，著作《高级英文写作指南》（英文版）、《超越太平洋》（英文版）等。现住美国宾州州府哈里斯堡市。



序

1996年春,“台海危机”^①闹得正凶,美国各大电台电视、报纸期刊一片指责中国的声音。我所在的宾州州府的主要报纸《爱国者新闻》也发了大标题的编辑部文章,把中国描述为暴虐无忌的恶魔。我对这次危机的全部事实并不掌握,但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又在美国大学里任教,有驾驭英文的能力,应该站出来从全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说些什么,便赶写了一篇题为《台海危机并非一出简单的道德剧》的文章,发给州府那家报社,他们立即以客座专栏的形式发表。我在文中把台海危机的前因后果、两岸同胞水乳交融的亲缘关系以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感情等,用饱满的笔触写出来,并忠

^① 台海危机,是指1996年中国台湾海峡海域我方进行的一次军事演习。台海危机是西方人的说法。这里沿用了此种说法。以下出现此种说法,不再注释说明。

告美国人,派“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艘航空母舰去台湾海峡搀和,只能加深那里的危机:“从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地点迸出的一个小小火花,都有可能引起一场地狱般的大火,所有卷入的各方谁也不能期望能从这场火灾里逃脱而不被烧伤,这里是不会有越战时的‘光荣撤退’的。”

翌日早晨到校,读过拙文而为之激动的美国同事早将报纸的复印件散发到各位教授的信箱里。他们纷纷对我说:“祁,你对美国的警告太及时了!”“你让我知道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你的文笔太漂亮了!”一位中国朋友也对我说:“你那简直是当年‘九评’的气派!”没隔多久,“台海危机”烟消雾散,我又发了几个续篇,讨论冷战后,中、美应如何积极发展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不是搞对抗。

自那以后,又发了数篇客座专栏,就美国媒体对中国奥运代表队在亚特兰大的报道,哈佛大学亨廷敦教授的《文明之冲突》一书,美国总统大选,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中共召开十五大,江泽民、克林顿互访等发表自己的观点。1997年5月,应邀参加宾州的一个国际贸易会,大会主讲者就是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未来与中国之冲突》两作者之一的洛斯·蒙罗。我立即写了篇向该书的观点质疑的文章,用电传发给报社,要求在蒙罗来演讲的当天见报。负责评论专栏的编辑看过后,很快打电话告知,照我要求的时间发。该报的一些读者也给报社打电话,要求多发些我这样的文章。一位也常在杂志上撰文的美国同事说:“祁,你所写的可都是些 earth-shaking(惊天动地)的大事啊!”自那以来,该报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时,口气似乎和缓了许多。我跟太太开玩笑说,我撰写的那些文章大概初见成效了吧。

太平洋是世界第一大洋,雄踞大洋东西两岸的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太平洋之宽,既象征了这两个大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象征了两国间在各个领域发展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的广阔前景。太平洋上时而风平浪静,一片安宁祥和,时而阴云密布,浊浪滔天,又隐喻着中美关系的曲曲折折和不稳定性。中美两个大国能否在相互认识和理解根深蒂固的差异的基础上,携手开拓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乃至世界和平的合作前景?在新的世纪来临之时,这是两国人民需要认真地、深深地思考的问题,也是本书取名《超越太平洋》的用意所在。

我在给美国报刊杂志写文章时有个信条,就是坚持独立思考和“评判思维”——这也是我向选修我的写作课的美国大学生们所推崇的,不说教,不教条,不人云亦云。在文笔上,不敢妄想“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每一篇都得修润再三。在风格上,追求亦庄亦谐。

我私下想,就算是个小小的无人封任的“文化大使”吧,能让美国人听到一个清晰的中国人的声音,为在太平洋上架设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出点薄力,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与您见面的这本集子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客座专栏外,还包括了一些随笔、杂文等。贯穿全书的是我对太平洋两岸的人生、坎坎坷坷的中美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的种种感受、思考和一管之见。

美国加州《中华书社》的 Greg Jones 和马宝林先生,在读了英文文稿后竭力怂恿我同时也出个中文本,马先生还热心地为此书的出版牵线搭桥。河南人民出版社对出版《超越太平洋》欣然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在中国大陆及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很多师长、同学和朋友,多年来对我一直厚爱有加,关照备至,其中不少人还读过中、英文的拙

作,给予宝贵的建议和鼓励,我是会铭记在心的。

我从心底里感谢我的太太、儿子和在故乡的所有的亲人们,是他们多少年来对我的理解、支持和无条件的爱,支撑了我,激励着我。没有他们,就没有我。

愿这本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作 者

1999 年 6 月于美国宾州哈市

目
录

序 / 1

1 中美探戈舞 / 1

并非一场简单的道德剧 / 1

大棒可以休矣 / 4

我更愿意去逗一下 Elmo / 7

通往 21 世纪的桥 / 10

远见 / 14

2 中国交响曲 / 18

邓小平的史诗 / 18

令人鼓舞的征兆 / 21

日出香港 / 24

中国的赌博 / 27

3 美国大学生眼里的中国和中美关系:

课堂札记 / 31

起 / 31

承 / 36

转 / 47

合 / 52

4 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美国大学英文教授 / 64

5 忧郁、热和笨蛋 / 82

大选年的忧郁 / 82

在中国感受奥运热 / 88

问题就在名字上嘛,笨蛋! / 91

因特网上和森林里的虎 / 96

6 杂感三则 / 100

见怪不怪的地名 / 100

“文明楚歌”包围中的亚弥氏人 / 103

女儿让洋人领养去了 / 105

7 不肯散去的阴魂 / 111

8 英语霸主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 125

9 我也有一个梦 / 133

美国梦的诱惑 / 133

也玩一把华尔街 / 142

购房的欢乐与烦恼 / 152

“你必须把卫星天线拆了!” / 160

10 美国人怎么了? 总统性丑闻、臭豆腐法则及其他琐趣 / 168

11 一个半心半意哈代迷的坦白 / 187

12 当代中国电影为何墙内开花墙外香? / 193

13 骄傲与卑谦:中庸之道何在? / 208

中美探戈舞

并非一场简单的道德剧

这并非阳光最灿烂的时代，也不是最黑暗阴霾的时代。但是，台湾海峡正被导弹实弹演习的烟雾和在附近窥视以待的航空母舰的阴影所笼罩，任何一位不管是从纯粹的利他主义出发还是从实际利益出发对这个地区给予关注的人士的心，都必然为之寒战。又一场重大冲突的幽灵正在那里游荡徘徊。

美国媒体把这场“台海危机”描述成世界政治舞台上又一出“好人”和“坏人”相斗的道德剧。笔者在太平洋两岸均生活过多年，不能说是孤陋寡闻之辈，却怎么也看不出这场危机竟是那么简单。

台湾将要举行的全民直接参与的总统选举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能是没有前例的,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个民主过程被“黑”(黑社会)和“金”(金钱)严重污染了。李登辉总统也许像美国媒体所标榜的那样是一位台湾岛内憨厚且颇具胆识的爱国领袖,正带领着台湾人民开创民主政治的新纪元。不过,正如他的政治对手们所指出的那样,李在政治上手腕狡诈、翻云覆雨,又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时期的怀念之情,不免让人对此公心生疑虑。李登辉先生的确多次声称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笔者对在台岛的家门口和上空举行实弹演习存有异议,但此次演习并非是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是因台湾的民主选举而引发的,其直接的导火索应该是李的所谓“校友外交”、“签证外交”、“度假外交”、“过境外交”之类的把戏,而这一切把戏所掩盖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台湾从祖国的怀抱里分割出去。

不容置疑,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的政治体制似乎有着不可逾越的差别,又因历史的原因结下了长时间的敌对和不信任,而且一方的经济生活已相当发达繁荣,另一方仍处于第三世界的发展阶段,因而,统一的大业也许不能马上实现。但是,同样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同是龙的传人,从人文、历史、文化和语言的各个角度而言,都是同一位母亲孕育出来的孩子,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把这种血缘亲情强行切断的——这一点只要去和笔者的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朋友们交谈一下就很清楚了。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腾飞,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健全和发展,统一不仅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且或迟或早总会成为现实。

“独立号”和“尼米兹”两艘航空母舰驶抵台湾海峡附近的水域是否有助于消除那里的紧张局势呢?

答案也许是亦可亦不可。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从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地点迸发的任何一个小小的火花,都有可能引起一场地狱般的大火,所有卷入的各方谁也不能期望能从这场火灾里逃脱而不被烧伤,这里是不会有越战时的“光荣撤退”的。再者,中国 12 亿人民对外来列强所强加于他们的种种耻辱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耿耿于怀,航空母舰的到来只能会使他们想起自鸦片战争至 1949 年外国人的军舰和炮艇在中国的港口和内河任意游弋的情景。

在中国人看来,近年来吵吵嚷嚷、耸人听闻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某些人玩弄把戏,让早已泯灭了“黄祸论”借尸还魂,为的是满足人们在心理上对闹剧的不可满足的欲望,为的是把中国描绘成妖魔的角色,以填补已经崩溃了的苏联所谓“邪恶帝国”(Evil Empire)所留下的空白。不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是,自 1840 年以来,除了几次不幸的边界争端以外,中国从未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屡遭列强的欺侮和蹂躏。

笔者撰写此文无意混淆是非曲直,而是要向世人说明这一点:眼下台湾海峡的危机比媒体所炒作出的“善恶相争”的道德剧要复杂得多。笔者不精通政治,只希望目前这场梦幻般的插曲尽快地、平安无事地落下帷幕,只希望双方早日坐下来,开始一个相互尊重、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旨在心平气和地相处以至最后和平统一。

在下一个千年的黎明就要到来之际,即使我们没有智慧在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人类历史最灿烂的篇章,至少我们不应愚笨到只能写出其最黑暗的一页来。

大棒可以休矣

实弹演习结束了，“总统”平平安安地选出来了，航空母舰也摇头摆尾向本该去的地方驶去。在台湾海峡上空游荡徘徊了几日的战争幽灵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还没有等我们缓过神来，海峡两岸谋求和解对话的呼声又响了起来。突然间，又可以瞥见希望的曙光了。

我们也都可以松口气了。

然而，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之曙光却姗姗来迟。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冷战”武夫们掀起的“大棒”外交的叫嚣依然不绝于耳，好像只有重开新一轮冷战，才是符合整个世界的根本利益的。

鼓噪“冷战”的人们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历史缺乏基本的常识和了解。中美两国真正开始直接交往是在英国 1840 年年初用炮艇打开中国国门之后，当时的美国，步其原宗主国的后尘，也进入中国，加入瓜分这个东方大国的列强行列。自那以后，中美关系就缠绞在一个不协调的——也许这个比喻并不十分恰当——“多伙伴探戈”中。

在这个集体舞中，所有的舞伴都被自己的意识形态、经贸利益、政治体制、党派纷争、历史文化传统等绳索牵拉着，无论是跳探戈还是华尔兹，都不可能是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免不了要经常相互踩脚碰撞。由于贫穷落后，中国一直是个被人瞧不起、常遭欺负的舞伴。

卷入这个集体舞中的中美两国，曾有过危险甚至是灾难性的碰撞。50 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就是一例。虽然这是一个令人伤感

的话题,但在此重温一下历史的教训是不无裨益的。依照美国许多史学家的研究结果,即使在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军队贸然进攻南朝鲜、美军仁川登陆大获奇胜之后,即使中美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颇多对立,这两个国家也是完全有可能避免在战场上刀刃相见的。遗憾的是,对周恩来总理发出的不要越过“三八线”的严正警告,美国政府置若罔闻,杜鲁门总统凭任挟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之勇而过于狂妄的麦克阿瑟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毛泽东主席终于说服其他一些起初还有忧虑的中共领导,“志愿军”很快就跨过了鸭绿江。

可以想像,当时中美两国政府如果有高层次的直接而有效的联系,数万美国士兵和上百万的中朝人民和士兵也许就不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了,实际上,最后究竟谁赢了这场战争,史家至今仍然各执一说。

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中美两国应当继续寻求“相互认识”和“相互接触”,而不是玩冷战的游戏。笔者第一次来美是在1989年1月的一个寒冷多雪的夜晚,从旧金山换完飞机就往芝加哥飞,从窗口朝外看去,黑蒙蒙的一片,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诱惑和恐惧的感觉。第二次再在美国的天空飞行已是在当年的5月,从芝加哥去波士顿,那是个阳光明媚、春风和煦、万里无云的日子,从窗口往外俯瞰那郁郁葱葱的山山水水,我马上就能理解《美丽的亚美尼加》那首歌所洋溢的骄傲和自豪了。

当然,只在一个国家的天空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似的飞行几次是不能真正地认识和了解她的。如果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只限于偶尔品尝一点外卖的春卷、馄饨汤、左宗鸡、蘑菇盖片,还有那不可缺少的心内包有“祝君发财”之类的吉利话的小馅饼,加上哥伦比亚或美国广播公司添油加醋、一闪而过的画面和报道,那么,对于该

国的历史、社会 and 文化的认识只能是肤浅的、支离破碎的。同样，吃吃热狗、尝尝苹果酱、打打高尔夫球、开开雪佛莱车、看看《真实的谎言》和《阿甘正传》（或《泰坦尼克号》）等大片，固然时髦，但离真正了解、认识异国文化还是相去甚远。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之间的许多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不可能在不久的某一个早晨就突然消失。不过，两国之间可以合作的领域也很多很宽，特别是在目前两国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虽然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她面临着基础设施薄弱、陈旧，腐败之风屡禁不止，贫富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以及多于美国五倍多的人口衣、食、住、行等问题。中国近年有效的国策并没有使人口像马尔萨斯所预言的那样呈几何级数增长，12 亿人的温饱解决了，但也不敢掉以轻心。在美国方面，去年中期选举大获全胜的共和党一时脑热，单方面签署了现今早已被人忘却了的《与美利坚之约》，此约列出困扰美国的十大问题，包括家庭的破碎、永无休止的大公司裁员和无法控制的核扩散等。

冷战对中美两国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中美两国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钥匙就捏在两国人民的手心，而不是像电影《阿甘正传》里面的那盒什锦巧克力那样扑朔迷离，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是很清楚的。同样清楚的是，不保持建设性的接触，就不可能维持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局面；不相互认识理解，就不可能保持建设性的接触；而不了解中美两国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今所处的相互依赖弥补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相互认识和理解。

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多伙伴华尔兹”或“多伙伴探戈”的集体舞中，不再是那个让人瞧不起、任人欺负的舞伴了，

她理应受到与其身份相符的礼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踩脚跟脚面那样的麻烦,更不用说顶头迎面的灾难性的碰撞了。

动辄挥舞大棒是一种以强凌弱的外交政策,散发出的是一种过了季节时辰的霉气。也许在大选年,喧嚣大棒能给某些冷战武夫们某种感官上的刺激,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有过一次冷战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大棒可以休矣。

我更愿意去逗一下 Elmo

圣诞节前夕,我走进当地一家书店去买一本书,该书被亨利·基辛格等名流评价为“自冷战结束以来所问世的最重要的一本书之一”。

书店入口处的架子上陈列着许多包装印制十分热眼的“热门书”、“馈赠佳书”、“畅销书”和“名人名家新作”,我在其中寻来觅去,毫无结果,就去向一位正在书店里忙乎着的年轻职员求援。

“没问题,容我先在电脑里查一下。”他热情洋溢地说。我把作者和书名告诉他后,他的手在键盘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起来,嘴唇同时慢慢蠕动着念出声来:“山-缪-尔-P-亨-廷-敦,《文-明-之-冲-突-及-世-界-秩-序-之-重-建》,找到了,本店有!”

他疾步走到一排排堆满了整整齐齐、沉沉实实书的书架丛中,在一个书架的最底层抽出一本封面图案很是阴森的精装书,递给我。一看书名,我连忙肯定地说:“正是!”回到服务台,他边把我的信誉卡往付款机上刷,边有心无心地和我热情地聊了几句,“知道